

吉林文史資料

第 13 辑

宋美龄一九四六年初来长春

「四·一四」长春争夺战目睹记

回忆长春被围与解放

国民党统治吉林时期大事记

筱桂花艺海浮沉六十年



吉林文史資料

第 13 輯

《吉林文史資料》編輯部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目 录

宋美龄一九四五年初来长春活动片断	林 静	(1)
宋美龄参观长春孤儿院纪实	焦英棠	(7)
忆国民党新七军五十六师	郑 显	(10)
“四·一四”长春争夺战目睹记	徐 坚	(23)
回忆国民党统治长春、吉林片断	侯景文	(27)
国民党“接收”九台的经过	乔树芳	(44)
国民党各派系在吉林省的互相倾轧与角逐	范广明	(48)
忆长春电业工人“四卅”罢工	徐 坚	(58)
长春的被围与解放	朱 诚	(64)
六十军长春起义前后	李振环	(70)
国民党统治吉林时期大事记		(83)
艺海浮沉六十年		
——评剧表演艺术家筱桂花的艺术生涯		
.....	姜 恩 王立忱	(97)
村女成名优		(97)
十四年的兴衰		(131)
艺星复明		(156)
我的艺术生涯	筱惠君	(183)

宋美龄一九四六年初来长春活动片断

林 静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宋美龄在蒋经国陪同下飞抵长春，宣称代表蒋介石慰问苏联红军。我应邀参加了长春市组织的欢迎会，也参加了她为苏军将领授勋时举行的宴会，所以我有机缘一连两次见到她。

宋美龄来长春的政治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决心从各方面下手，为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作准备。苏联出兵我国东北的前两天，蒋介石派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组成的“国民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并于八月十四日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企图利用条约中规定的“苏联占领军应给予中国中央政府以道义的支持”、“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等条文，通过外交途径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

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派董彦平、张庆泗到长春，取得苏军总部同意，设东北行营于长春。十二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以及莫德惠、齐世英、张潜华、刘多奎、金镇等四十多人乘二架飞机抵长，住在满炭大楼内（今吉林大学老楼）。

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

“行政接收”，驻长苏军总部没有同意。

十二月初，蒋经国偕张嘉璈再度和苏军总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谈，希望给予“行政接收”的便利与协助。苏军总部考虑到已接近撤军日期，答应派出联络员协助。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赵君迈“接收”了长春市，任命罗涤之为秘书长，叶绍南为社会局长，肖树仁为财政局长，张炯为警察局长，但只“行政接收”了城市，广大农村和各县政权都在人民手中，国民党的“接收”工作到处受阻。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苏军应从东北全部撤出。国民党因“接收”受阻，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乔树芳“接收”九台未成，狼狈逃回长春，不得不向苏联提出苏军延期撤出的要求。而这次苏军延缓期又满，国民党军队又一时难以抵达东北，唯恐苏军撤走，东北政权落入共产党之手，才想出这样一种再一次请求苏军缓撤的权宜之计。所以，宋美龄匆匆来长春名义上是代表蒋介石为苏联红军授勋，为使苏军加深好感的一次夫人外出活动，实际是为请求苏联缓期撤军，争取时间，运兵东北，以武力“接收”东北而创造时机和条件。

光复后长春的各界组织情况

光复后的长春是在苏联红军的军事管制之下，各界人士自行组成了市政府，成员有共产党人、国民党人，还有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上则各党派都有各自的组织进行活动。一九四五年九月初，女青年赵迪、傅莹、林汀萤（笔者）三人发起在长春组织了“妇女同盟”。目的是要宣传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因系自发组织，所以既无经费，又无后援。同年

九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在长春组织了东北青年建设协会。这个组织，当时在社会上是以无党派面貌出现的。“妇女同盟”经与该会联系，加入到该会作为妇女部，对外名义仍为“妇女同盟”。该会会长谭亚峰。下设社会部和组织部，分别由王华肇，张北风负责，共四十多人参加活动。

妇女部的人员除赵迪（当时妇女部负责人）、傅莹、林汀莹（笔者）外，还有延安来的苏东。其余的有闻平、谭冰等要求进步的女青年三十多人。妇女部主要搞一些妇女福利工作，举办工厂女工识字班，对无家可归的女青年供给食宿，进行救济等等。同时还创办了个刊物《妇女战线》。

东北青年建设协会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形势剧变，而于一九四六年五月随我军撤出长春，大部分人员转入后方。

宋美龄来长春时，因“妇女同盟”是长春唯一的妇女组织，所以我受命代表长春市妇女参加了欢迎会和宴会。

宋美龄在长春的官场活动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宋美龄由蒋经国陪同，乘飞机来到长春。在大房身机场降机后，宋美龄、蒋经国等在苏军和国民党军警严密保卫之下，下榻于原伪满中央银行内。当时银行内外，戒备得极其森严。

一月二十三日，市政府社会科与中苏友好协会在中山纪念堂（现艺术剧场）举行长春市民欢迎大会。参加欢迎会的有驻长苏军总部的参谋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当时因公回国），国民党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东北行营代主任张嘉

瑚，少将副参谋长董彦平，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还有“接收”委员吴至恭、尚传道、胡体乾、徐晴嵒、张庆泗、侯景文等，属于长春地区的有长春市市长赵君迈，秘书长罗涤之，以及警察局、财政局、社会局等局长，还有中苏友好协会代表甘雨沛，教师代表有一女中的赵贵文，二女中的高树芬，带领学生二百余人，以及一部分中小学领导、记者、各界知名人士等约千人左右。

欢迎会的会场周围，早由苏军和国民党军警层层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老百姓只能站在远处看宋美龄乘坐的轿车和隐隐约约的身影。

专车到达会场门前，宋美龄由蒋经国、赵君迈左右搀扶下车。参加欢迎的代表们夹道欢迎。她身着褐色毛朝外海龙皮大衣，紫貂皮帽，内穿黑色丝绒旗袍。虽已年逾四旬，仍口红涂唇，香粉扑面，烫发绾髻，犹有风韵。当即由欢迎的人群簇拥着走进早已准备好的休息室。休息室内，沙发软椅，被垫皆新。茶几上摆着嵌有“欢迎蒋夫人”字样的特制蛋糕。宋美龄入室后忙于与我们这些代表们一一握手。他的手柔滑若荑，小巧白嫩，指甲涂丹，确是一双养尊处优的手。她表情庄重，神态严肃，挺胸昂首，颇具睥睨一切的神气。稍事休息即由代表们陪同进入大会会场。

台上有蒋经国、董彦平及大会主持者甘雨沛等。场内前排是苏军将领、国民党“接收”大员、各界代表等。警卫人员在会场内外走廊过道巡视。警察局为装点门面，让两名女雇员穿上女警察服装，守卫在舞台后门。会场气氛，颇为严肃。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甘雨沛宣布开会，我代表长春市妇女

首先致了欢迎词，一开始先对蒋夫人不辞辛苦，不畏严寒，千里迢迢来到长春，为国事而奔波的精神表示钦佩和颂扬，接着述说了东北同胞沦陷十四年的深重苦难。因为有苏军代表在场，最后我表示，祖国光复了，我们中国也要向苏联那样，搞几个五年计划，把祖国建设得繁荣昌盛，全市妇女一定要奋起努力，为中国的强盛而不懈奋斗。

发言稿的文字半文半白，当然是事前经市府社会科审过的。

我致词之后，就是宋美龄讲话。但她一口广东话，大家一句也听不懂。人们交头接耳，嘘嘘有声，会场有些不安静了。蒋经国见状忙在台上双手下按，示意要大家肃静。后由董彦平用普通话把宋美龄所讲的内容大致叙述一遍，大意是对长春市民进行慰问，勉励大家团结一致，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会场较冷，开会的时间不长。闭会后，宋美龄及其随行人员、苏军将领等首先退场。

嗣后，宋美龄在伪满中央银行四楼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苏军总部高级负责人及将领们。国民党“接收”委员们全被邀出席作陪，此外还有中苏友好协会代表，《长春新报》记者，社会知名人士及出席欢迎会的部分代表等。

宴会是西餐形式。铺着雪白大台布的长桌摆满银行大厅，与会者相对而坐。宋美龄及苏军将领、国民党要员们就位的长桌设在右前方，餐桌上杯盘罗列，名酒佳肴，中西糕点，色香俱佳，长桌中心摆一别致的圆形蛋糕，上面有用加色奶油堆成的“敬谢”两个大字。

宋美龄首先代表蒋介石向苏军致词，表示感谢和致敬，

兼示慰问之意。她的致词，由蒋经国亲自翻译成俄语。随后就向苏军将领进行授勋。此时全体起立，举杯祝贺。

次日，蒋经国在银行大楼内召集长春市各青年组织代表三十多人开了一个座谈会，东北青年建设协会也派代表参加了。蒋经国勉励青年们要精诚团结；协助政府作好“接收”工作；共同努力，建设富强的中国。

宋美龄在长期间，为表示对社会慈善事业的关心，由董彦平陪同参观了长春孤儿院，并向该院捐了款。

以上活动由东北影片公司著名摄影师王克成拍摄成名片《蒋主席夫人莅临长春》的特写新闻纪录片。当时《长春新报》也登载了专题报道。

二月廿五日在宋美龄离长时，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为了巴结她，都争将东北三宝——人参、鹿茸、貂皮及名贵特产蛤蟆油等相呈送。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八四年，“弹指一挥间”，三十八年过去了。闻眼下蒋夫人寓居美国，梁园虽好，终非久居之乡。海峡两岸，同是炎黄子孙，大江南北，皆我华夏圣土，叶落归根、莫忘我们都是龙的传人。青春难返，时不我待。当年年富力强者流，如今都已白发染鬓，子孙绕膝了。

回忆三十八年前的此幕旧事，看当今祖国必将和平统一之大好形势，唯愿蒋夫人勇承大任，做国共第三次合作之先驱，静必洒扫庭除，持茗以待，恭迎蒋夫人再来长春，重叙当年旧谊，于国于民大有益者，趁有生之年为之。

宋美龄参观长春孤儿院记实

焦英棠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侵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一方面积极准备内战，妄想凭借武力“接收”东北，另方面用“国共和谈”伪装，蒙蔽群众，欺骗人民。同时在国际上，还制造舆论，表示“中苏友好”，以便在“亲苏”的幌子下，继续推行反苏反共路线。

在上述政治背景下，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宋美龄奉蒋介石之命飞到长春，慰劳驻长苏联红军，借以表示对苏联的“友谊”。宋美龄到长后，除“慰劳”苏军而外，还视察了市内的重要机关、慈善团体。她为了表示对孤儿们的“关心”，于一月二十三日曾参观长春孤儿院。我当时是院里的孤儿，对她来院参观的目的和行事安排，事先毫无所知。我能回忆到的，只是她来院参观当时的一段经过。

宋美龄要来院参观，事前院里掌管全权的就做了精心准备。当年，长春的一月下旬，正在“九天”，院里的工作人员冒着凛冽寒风，顶着纷飞大雪，先在院外路旁树起一个高大的金字塔形的标语牌，上面均为红底白字写着：“欢迎蒋夫人莅长！”

不久，掌管孤儿院全权的刘静娴召集孤儿们训话，告诉我们说：“蒋夫人已经来到长春，最近就要到咱们院里参

观。你们要规规矩矩，谁也不准淘气、犯规。”她还威胁说：“如果谁不听话，就不给他饭吃；谁在那个时候违反院规，小心我要扒他的皮！”她的一副凶煞相，使我们这些孤儿确实有些骇怕。因为我们知道刘静娴为人狠毒，平时稍有不“顺心”，就不管死活地痛打孤儿。孤儿们尽管对她心存不满，但对她的训话仍是不敢不听的。

刘静娴给孤儿训话后的第二天，即一月二十二日上午，院里职员关俊享摇铃，召集孤儿们集合。孤儿们到齐后，刘静娴亲自点名并训练孤儿，准备迎接蒋夫人。当时按性别、年龄、高矮排列顺序：女生在前排，男生在后排，职工在两头。队伍固定后，谁也不准乱动。刘静娴为了取宠蒋夫人，特意挑选了刘育启、孟育元两名女孤儿，教育她们怎样向客人“献花”。参加“迎宾训练”的还有院里的部分职员和教师。

第三天，即一月二十三日的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院里管事的关俊享就把孤儿们呼喊起来，整理房间、收拾办公室，擦地板，抹窗户，打扫庭院，清除垃圾。这一天早餐略有改善，每个孤儿分一小碟豆腐、两个窝头。饭后，院里的阿姨们忙着给年幼的孤儿换上白围咀，穿上洗净的衣服。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孤儿，在院里扫雪。干完活，看到大门外停下几辆轿车，前面一辆车还有两名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战士守卫。这时院里的主要职员、教师在刘静娴的带领下，都站在大门前，开始迎接蒋夫人宋美龄，我们孤儿也迅速集合，按事先的排序，站好队，“欢迎”客人。接着只见一群人走进院来，这些人大多数是妇女，我们不知都是谁（以后听院里职员讲，其中有张海鹏的姨太太马秋帆，

张景惠的小老婆等等）。她们簇拥着一个头戴深蓝色貂绒女式棉帽、身披黑色翻毛皮大衣、脚穿红色高跟鞋的女人。她虽然穿戴讲究，仪表堂皇，但板着个面孔，显出十分冷漠的样儿。这就是蒋夫人宋美龄给我的最初印象。

宋美龄走到我们的“欢迎”队伍面前，先是接受两个女孤儿的献花，然后走上讲台，讲了几分钟话。其大意是：“你们要听院长的话，好好劳作，努力读书，将来为社会出力，为党国效劳。”当时，我们都已累得腰腿发酸，口渴舌干，实难忍受，所以我对她的話并没有注意听，更没有思索它的含义。我们勉强支撑疲倦不堪的身子，一心只想快点结束这叫人受罪的讲话。宋美龄讲完话，紧接着刘静娴又代表院方讲了表示欢迎和感激的话，直到刘静娴引导宋美龄上楼去看婴儿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才解散，并允许我们去喝水、上厕所。刚略微休息一会，院方又命令我们都到院外集合，站队等着欢送宋美龄。

宋美龄离院上车前，经过孤儿、职员的欢送队伍时，她向我们摆摆手。当时刘静娴就让大家喊：“蒋夫人再见！”直到她的汽车开走很远，院方才让我们回室学习和活动。

后来听说，宋美龄参观孤儿院时，曾捐赠给一批物、款。这批物、款，名义上是给孤儿的，但实际上孤儿院并没有用在改善孤儿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上，都被院里掌权者私吞、挥霍了。

我虽然对宋美龄的虚伪冷感感到不快，但对她的慷慨大方却也赞赏。她不仅自己捐出巨款，还动员她的随行人员都捐出自己的钱物，帮助孤儿院改善生活条件。她还亲自把钱物交到孤儿院的负责人手中，让部队全体官兵。赵嘉诚大副根据长春技术兵营的相

忆国民党新七军五十六师

郑 显

空运长春

国民党新七军五十六师，原系伪满铁石部队的铁心部队经改编所组成。该部的伪步兵二十六团团长刘德溥，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夜间，在唐山地区榛子镇驻地将伪铁心部队的日本军官解除武装，自己改称“榆关先遣混成第一旅”，刘任旅长，李雪松为参谋长。旅司令部下设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些直属部队，总兵力约六千人。原计划自主开回东北去，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刘便派军需处军需许国兴去北平（北京）与原和该团有过联系的国民党地工人员联系，以便确定部队行动。此时八路军冀热辽军分区也曾通过关系，争取刘部归附，刘德溥和部队几名主要干部研究了当时国内外形势，错误地认为：美苏战争有可能爆发，美国和国民党将是战争的胜利者，因此便决定投靠国民党。九月初，我应刘德溥邀请，由唐山到古冶，任该部队参谋处中校处长（直至一九四八年秋长春解放，我始终没离开这个部队）。因为这个部队的军官都是伪满军事学校出身，班长也在军事学校受过教育，兵是被征的国兵，都经过严格军事训练，大半具有中等文化，体质也比较好，武器装备也整齐。所以它是一支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国民党东北行辕派少将高参熊飞、上校科长许赓飏等三人来古治点编，按着提交给他们的兵员、马匹、武器、弹药、器材等表册点编后，宣布这个部队直属东北行辕，番号是东北保安第二总队，总队司令部下属三个步兵团和一些直属部队，原骑兵团拨归国民党第十三军隶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末，东北行辕令刘德溥到北平接受任务。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他派副官带回一封信，指令部队即刻开赴北平，空运长春，马匹和笨重物资暂留古治，令兽医处长刘庆秀为留守队长。所遗防务交东北保安第一总队（总队长王炳南）接替。一月四日，按刘的指示，部队分批从古治车站登火车开到北平。当时我随第一批部队出发，参谋长李雪松留古治组织部队运输，并负责与王炳南部接交防务。我到北平后，刘德溥令我随第一批空运部队先抵长春，并嘱告：“苏军仍在长春，要把陆续到达的部队掌握好，别出事。有事和东北行辕驻长春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联系。”

一月五日早晨，我随第一批空运部队由北平南苑机场起飞，当日午前到达长春大房身机场。东北行辕驻长春军事代表团派来汽车，将部队运送到宿舍，并有一名军官负责部队的食宿安排工作。午后我到军事代表团办公楼（满炭大楼今吉林大学老楼），向董彦平报告了部队到后情况，他向我指示两点：一是现阶段长春卫戍任务仍由苏军担任，要严格约束士兵外出，以免与苏军发生摩擦；二是一旦有摩擦，要持克制态度，并立即向代表团报告。又要我记下几个电话号码，让部队休整待命。整个部队空运到长后，董彦平命令

派出一个排担任代表团警卫任务，另派出一个排担任外交特派员蒋经国住宅的警卫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兵护卫各省主席，准备“接收”。一月十日，五团派戴宝宗率一个连随辽北省主席刘汉东及省府人员乘火车去四平“接收”。一月十二日，五团派肖东涛率一个营随松江省主席关吉玉乘火车去哈尔滨“接收”。同日五团派王石钧率一个连随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乘火车去齐齐哈尔“接收”。一月二十九日，四团派冀鼎三率一个营乘火车随吉林省代主席王宁华去九台“接收”^①。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和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分别乘飞机逃回长春，辽北省主席刘汉东也在三月中旬逃回长春。派出的各营连除去九台的撤回长春外，其他均在撤退途中被解放军消灭。

国民党企图以行政手段“接收”东北的如意算盘宣告失败。这时九台、农安已被解放。解放军向长春周围集结，攻打长春之势已经形成。

“四·一四”战役

一九四六年四月初，长春的苏联红军分批回国。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官杜聿明指挥的部队已侵占了锦州、沈阳、抚顺等城市，北下部队已到达铁岭。因此，东北行辕驻长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决心保卫长春，等待国军到来，进行武力“接收”。于是便组成了长春防守司令部（在伪中央银行大楼内），任命东北行辕少将高参陈家珍为防守司令

^①据查王宁华未曾去九台“接收”，而是王宁华派乔树芳去“接收”九台的。

官，刘德溥为防守副司令官，史维忠为参谋长。统一指挥东北保安第二总队，东北保安第四总队（新收编的四个团，陈家珍兼总队长，许赓飏任副总队长），吉林省保安一团（团长陈惠民），赵雪棠支队（由敦化蛟河收编的），长春市警察大队，总兵力约一万四千人。防守计划是：长春警察大队防守东大桥一带，吉林保安一团配置在益发合面粉厂方面，赵雪棠等支队配置在南岭地区，保安第四总队第十三团固守大房身飞机场，第四总队的另三个团分担车站一带的防守任务，我们保安第二总队担任由西三道街起向南经牡丹公园、白山公园（现长春市公安局南墙外延南的园林地带）、人民广场向东延伸到西三道街，构成阵地。根据防守司令部的计划，由我拟定了本部队的作战方案。以第四团防守北部地区、第五团防守东南部地区、第六团防守西南部地区，抽出四团第一营为总队的预备队，这个方案被刘德溥批准。四月四日，召开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下达了作战命令，并指示各团派人监视苏军行动，见苏军撤离，就马上进入防区。四月七日，整个总队先后开到自己的防区，通信网线也架设完毕。保安第二总队司令部设在红卍字会楼内（即现在长春市图书馆址）。

四月七日，东北行辕军事代表团接到苏军司令部通知，苏军于四月八日全部撤离长春。由于外交关系，董彦平率员送苏军北上。他行前指示陈家珍说：只要能固守长春四天，援军就能到达，特别强调要守住飞机场，必要时可请求空运部队支援。

四月八日，苏军全部撤离长春后，当天夜里解放军就发起进攻。战斗首先在飞机场打响了。防守飞机场的第四总队

十三团稍一抵抗，团长冀绍伯便率全团放弃机场撤逃。防守白山公园外围的第四总队阵地和南岭防区也发生了战斗。东大桥、火车站方面也响起了枪声。经过一夜的战斗，这些地区的防守部队大部被击溃。九日白天各个防守区都很寂静，夜里解放军又发起猛攻，经过短暂的激战，防守在白山公园外围的第四总队被击溃，残部撤到我四团阵地内，这时四周遭到解放军的猛烈攻击。同时，五、六两团也同样受到进攻。经过一夜的激战，总算固守住了阵地。十日白天，我指示各团要利用战斗间隙，继续加强工事，并使士兵休息好。当日夜里，解放军对我阵地又发起全面进攻。晚十时许，四团报告说：白山公园方面的阵地战斗十分激烈，情况危急，请求炮火支援。我立即指示要坚守阵地。向刘德溥报告后，便令预备队的迫击炮向四团阵地前开炮，我又亲到迫击炮阵地，按照地图上测定的方向，指示炮兵射击。十几分钟后，该团副团长方维藩电话报告说：由于司令部的火力支援，情况已经缓和下来。晚十二时，五团郭慕芬连的阵地又被解放军突破。我命令该团马上组织力量把已失的阵地夺回。刘德溥也下了严令。经过四十多分钟的激战，终于将阵地夺回。从这几天的战斗里，解放军的勇敢攻击，不怕牺牲的精神，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十一日晚间的战斗尤为激烈，解放军接连向六团防区发起波浪式的进攻，六团几次向司令部告急，刘德溥都是严令该团死守阵地。解放军发起了几次猛烈冲锋，都被击退。虽然保住了阵地，但六团伤亡却很惨重。十二日早晨，六团守卫牡丹公园南侧阵地的士兵正准备吃早饭，疏于警戒，解放军约一个班兵力，乘隙进入防线后方的一座空楼房里，虽然组织力量反击，但终未奏效。此时其他守城部队